

王晓宁 主编

學海星光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哲学篇

历史篇

文学篇

随笔篇

李海先生集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学海星光集

王晓宁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海星光集/王晓宁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310-02494-X

I. 学... II. 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76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6 插页 414 千字

定价:2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陽春布德澤
萬物生光輝
二零零二年元旦

吳小如



根
極
榮
深
枝
葉

峻

茂

右隸別體詩

袁行需

书名题字 蔡义江

名誉主编 邬旦生 刘小宁 刘未鸣

张欣欣 赵东胜 毛梦溪

主 编 王晓宁

新岁祝愿

(代序)

吴小如

每逢新年，人们都要彼此祝贺一番。这并非沿袭旧例，而是理所当然。新年之值得庆贺，其意义有三。一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历史的长河中，每过一次新年都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又迈上一个新台阶，将呈现一番新气象和打开一个新局面。这当然值得庆贺。二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每一个新年都是过去的继续，也是走向未来的又一次新的开端。我们借新岁的来临可以回顾并总结过去，也从新岁的诞生前瞻未来并寄以希望。这也是值得骄傲和祝福的。三曰“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历史总是辩证地前进，有进步就有倒退，真善美和假恶丑总是相互依存并有可能彼此转化的。当然，人类社会年复一年总是在向前向上发展，但其向前向上的轨迹却是螺旋式的，所谓“进一步，退两步”。事物的规律，有正就有负，有高就有低，有加就有减，有乘就有除，有幸福光明也难免有艰难险阻。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力图让幸福光明在克服艰难险阻的过程中逐步圆满实现并得到巩固，所谓从贫困走向温饱，然后一步步走向“小康”和“大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年不但值得庆贺，而且有必要在新的一年里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积极的行为，使愿望和理想早日成为现实。新年之所以为“新”，其内涵即在于此。

眼前的这个新年确实与往年不同。它进入公元两千年，即在“2”字后面要画上三个“0”。如果以千年为计算单位，它要过一千次新年才遇上一次。即使以百年为计算单位，即所谓一个世纪，中间也隔了一百次新年。而人的一生，能活过百岁者毕竟是极少数。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那么在这百年之间至少也是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奋斗才会有今天的

局面。以我国而论，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遭受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中间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达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这当然更值得纪念了。

我是一名民主党派成员，理应积极参政议政。在新的一年里，我只想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领域里就一些具体小事提几点希望。

一是要真正讲科学。这里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我只想举一个眼前最浅显的事例。即二十世纪究竟到哪一年终结，下一世纪究竟应从哪一年开始。现在都说公元两千年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而过去的一年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事实上这样的算法是提前了一年，大家都知道，公元一世纪应从公元元年开始，不能从公元前一年开始。而公元前和公元后之间是不能像几何坐标或测量大气的温度计一样的。在坐标上，正数和负数之间隔着一个“0”，温度计上也有“0”度。而公元元年和公元前一年之间却不存在什么公元“0”年。既然如此，百年为一个世纪，则公元一百年才是公元一世纪的最后一年。如果把公元一百年算成公元二世纪的开始，则公元一世纪就只有九十九年了！早在去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即宣布二十一世纪应从二千零一年开始，不少报纸都发布了这条消息。在西方，不少国家也都公开宣称公元两千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去年曾撰写小文专门谈过这一问题，结果从一家报社反馈过来的读者意见，有人认为九十九年也可算一个世纪，还有人认为以每百年为一个世纪原是为人为地制订的，多一年少一年无所谓。遇到这样的论调，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二是希望报刊书籍对数目字使用最好力求统一，不要在汉字文本中时不时夹杂着阿拉伯数目字。据说这种混合使用的办法是从八十年代末通过行政命令颁布试用的，本属征求意见性质，并非硬性规定。而我们的新闻出版单位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有时竟出现这样的形式：“12月19日，距澳门回归祖国只有1天了。”我真不明白，我们口口声声说汉字是我国的一大发明（即在“四大发明”之外第五项发明），而写成“只有一天了”为什么非改成“只有1天了”不可？难道横写的“一”比竖写的阿拉伯数目字的“1”差一个档次么？又如人民币“二百万”元，三个汉字

即可解决；而印刷品上却一定要写成“2000000”，读者必须一个个“0”数过去，才知道是多少。这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关于这个问题，就我所知，于光远先生、张中行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学者已不止一次撰文呼吁过，中华读书报上也发表过“上帝”（读者）们的呼声，希望尽快改变这种混合使用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反响。

三是希望写文章的人尽量用词准确，不要总是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如“源远流长”一定不能改用“渊远流长”或“悠远流长”；“差强人意”是比较让人满意的意思而不是相反；“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成语，前者一定不能代替后者……这类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撰稿者固应检点自己的行文，新闻出版单位的责编也要尽力“把关”，把类似上述这样的错误尽量消除才好。

如果以上三点希望能得到读者认同并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则这篇小小拙文便不算白写，企望之！

（刊登时间 2000 年 1 月 7 日）

一元大始

——“学术家园”新年寄语

(代序)

叶秀山

21 世纪经过一年的 0 年酝酿，“1”字终于出头；实际上或许是一个世纪的“0”（20 世纪）的酝酿，现在开始了。“0”不是纯粹的“虚无”，它酝酿着新事物的出现；“1”也不是僵固的“实有”，它生化着万物。“1”就在“0”里，只是尚未开显；新事物就在“1”里，等待着开显。“0”与“1”意味着“新”与“旧”。人生如此，学术亦复如是。

新年一过，我们这些人又老了一岁，按机械决定的算法，做学术工作的时间又少了一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这当然是个事实。

不过，我们这代人也许经过的磨难太多，所以对于现状和未来，常常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态度，也有人批评为“盲目乐观”。

以学术的现状来说，堪以忧虑的事不少，像学风不正、学术断层，还有贍养不丰也影响后继乏人等等，这些当然是应该继续呼吁，应该继续解决的。呼吁了，不等于马上解决，“0”和“1”都还是刚刚开始，就是到了“6”、“7”、“8”，也还是“开始”，甚至到了“9”，也不是“尽”，不是尽善尽美，世纪末正是酝酿着一个新世纪，这我们都是过来人了。所以关键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促进新事物的开显。

从上世纪末到去年 0 年的酝酿，学术工作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譬如我们这个“学术家园”副刊，在众多的报纸副刊中，的确有它的特色，拥有一定的读者和作者群。首先它是“学术”性的，而且它是“家园”式的。其实，“学术”原本需要“家园”。按黑格尔的意思，精神总是不断努力寻求它的家园，而学术所需要的就是探求的精神。

探求的精神就是创新的精神。从某个意义来说，精神是不很安分

的,它是一种骚动的生命力量,“精神”喜欢“家园”,取其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之意。“学术家园”这几年有些探讨性的文章,应该受到鼓励,事实上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有了自己的影响,这种自由探讨学术问题的风格,相信在新的开始中会得到宏扬光大。

学术的家园当然是开放的,但也是有规范的,有自身的水平的。学术已经积累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许许多多聪明才智的人对此作出了贡献,尊重学术的规范也是对这些人的创造性劳动的尊重,因为这些规范是他们建立的,他们为学术家园建立了“家门”。社会有许多的门,并不一定人人都要进学术的门,也许愿意或者能够进这个门的相对总还是少数人,当然偶尔进来看看,不胜欢迎,不过学术毕竟不是旅游观光的地方,而是要你“登堂入室”的。“学术家园”不放低学术的水平,严格把好这个家园的“门”,对于树立优良的学风当会起到好作用的。

“学术家园”发表了一些老年学术工作者的文章,也还发表一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我感到这很好。有时候老年人对年轻人会有些看不顺眼,或许这就是“代沟”。我记得多年前杨向奎先生对我说过,他年轻时那些老先生常感叹说,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连十三经都背不下来,还做什么学问。杨先生笑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嘛。我们所的温锡增先生也跟我说过,他在美国时,有些老先生会背柏拉图全部对话,可惜没有问他是会背英文本的还是希腊文本的。

学术也是在进步的,背书已经不是衡量学问的主要标准了;学术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就学者个人来说,知识会慢慢积累,但创造的精神却不可磨灭,而这种精神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是更为突出的,理应受到保护和鼓励。

其实,我们这代人到现在,年纪不小了,但除个别例外,一般来说,“学龄”却并不很长,因为我们耽误了许多做学术的时间,所以就学龄来说,我们也是“青年人”。这种学龄和实际年龄的矛盾,我也常常以此来警策自己,以保持继续“求学”的愿望。

我总是相信一代比一代强,“1”会把“0”蕴涵着的优秀的东西开显出来。

(刊登时间 2001 年 1 月 9 日)

国学研究呼唤务实学风和创新思维

——从两个实例谈起

(代序)

傅璇琮

近些年来,论文、专著,数量猛增。有些人,申报成绩时,一年可有一二十篇论文,好几本著作。但同时,报刊媒体也披露,目前,那种论著抄袭、履历伪造、浮夸虚假、商业骗局等丑恶怪状,真是层出不穷,使人触目惊心。如前不久揭露的,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罗鉴宇,已因贪污巨额钱财被判死刑。此人据说连手也不便提笔,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但他有论文发表,有书出版,都是别人捉刀代笔的。

社科界如此,科技界也有类似情况。《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14日曾有一篇报道,题为“学术腐败:中国科学的恶性肿瘤”,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因此我觉得,在目前各种新著频繁、新词频出的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或云国学研究,的确应该安下心来,结合传统文化的特点,探索一条健康的学科之路。

现在有些论著,名义很好听,一谈就要从宏观上把握,或者动不动编一些大书,挂几个主编的空头衔,而实际上没有扎扎实实地下工夫。国学或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如果不从一个个具体的课题进行研究,很容易热闹了一阵之后,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一看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起点上。对文化,宏观的把握和规律性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基础则是个体性的研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来说,比较实际的则是专书研究。我一向认为,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者功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古代若干种有代表性的专著分别做专题性研究,这就会使我们整个研究基础较前更

为扎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谨严学风的熏陶。

为把这问题谈得实一些，我这里想举两个例子。我个人以为，从这两个实例中，是可以看出务实学风与创新思维的。

《醉翁亭记》的例子

大家知道，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因受朝廷党争牵累，被贬在滁州做地方官，曾写有《醉翁亭记》一文。宋代朱弁《曲洧旧闻》卷三中说：“《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正因流传广，版本多，历代相传就有不少文字差异。安徽滁州有位上年岁的业余研究者管笛同志，先后到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江西等十几家大图书馆、博物馆查阅资料，尤其是他得悉山东费县藏有与欧阳修同时的苏唐卿篆书碑刻《滁州琅琊山醉翁亭记》拓本，就不辞辛劳，三次去费县。苏唐卿碑要比苏轼楷书碑早，而且他的篆碑文字经欧阳修两次过目，欧阳修未提出过异议。这样，管笛同志就以此作为重要依据，并参考其他代表性碑刻及书面文献，发现《醉翁亭记》这四百余字的文章，须要辨正和研讨的字和词，就有二十几处。明显之处，如“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南宋以后的传本，“让”大多作“酿”；“水清而石出”，现在流传的本子，“清”一般作“落”。管笛同志花了十几年的工夫，反复修订，写了《醉翁亭记研究》一书。这部三十几万字的专著，以碑文考、词句辨、创作谈、价值论、诗文选、碑帖集六个部分组成，不仅订正异文，辨析词句，还对《醉翁亭记》本身，及欧阳修的政治观念与创作思想，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

管笛同志的研究方法是值得一提的。如上面提到过的苏唐卿篆碑拓本，是现在所见最早的校勘底本，但管笛同志并不完全以此为准，他还对照苏轼的碑文，以及欧阳修文集的版刻传本，做综合的考察。如篆书碑所写“往来而不穷者滁人游也”句中的“穷”字，他即依苏轼楷书碑、欧阳修《居士集》刻本以及上下文对照，认为应作“绝”。这是合乎情理的。又如文章首句“环滁皆山也”，南宋朱熹说，他曾买得一份《醉翁亭记》稿本，最初作者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环滁皆山也”五字（见《朱子语类》）。这极为概括并寓含诗意的开篇五字，一直为

人们赞赏。但明清人也有提出异议，认为“滁州四望无际，只西有琅琊”，“今日环滁皆少山”。现在去滁州旅游的人，似也有同感。管笛同志则详细考察滁州城地理位置的历史沿革，指出唐宋时滁州城很小，仅限于弘济桥以西一带，就那时的视界来看，确会有“环滁皆山也”之感。唐代曾任滁州刺史的诗入韦应物，其《简郡中诸生》诗即有“守郡卧秋阁，四面尽荒山”之句。明代以后城区不断扩大，所获印象自然不同。这种将书面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应当说是传统考据学的一种新探索。

《东京梦华录》的例子

另一例子是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伊永文作《东京梦华录笺注》。

前辈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东京梦华录注》，于50年代后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不久，就受到日本学者的挑剔，指出不少毛病，当然日本学者的批评，有些正确，有些是不能成立的。

伊永文同志于70年代中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曾对《水浒传》所表现的市民阶层生活很感兴趣，写有文章，自后即有意投入城市历史的研究，具体即从《东京梦华录》着手。90年代初，我在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他即与我接触，并寄我样稿。邓之诚先生的注，曾引用宋元典籍148种，而伊永文后出的注，则引有450种书，再加上明清人的书，共达1000余种。邓注有13万字，伊注则有30余万字。邓先生当初作注时，感到最难的是饮食、伎艺两类，而伊注则在这两方面集中力量。如书中“饮食果子”条，他就注了39条，其中如“淹藏菜蔬”、“兜子”、“洗手蟹”，都是别人未曾注意的。又如“奇术异能”、“泥丸子”及“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以及有关“元宵”中伎艺的注释，如把正文和注文串联起来，真可视为一部北宋伎艺短史。

他的注文范围颇广，注意用80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宋代文物，如卷七“园囿之间”条，就引用1992年洛阳发掘出来的北宋衙署庭园遗址。书中还引用大量经得起推敲的宋元话本材料，如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其中樊楼、曹门、金明池、桑家瓦，都是东京实地；《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山亭儿、茶坊、行院规矩，皆得东京习俗之真；《简帖和尚》中

的鹤鹑吃法，可使人如睹东京饮食风貌，现于眼前。这些，都可以说是扩大了宋代文明史研究的领域，而其起点，则是这部《东京梦华录笺注》的个书研究。

与管笛同志作《醉翁亭记研究》相似，伊永文同志作《东京梦华录笺注》也是：一、时间长，作了二十几年（其间也曾写有论著，如《宋代船坞略考》、《宋代城市风情》）；二、费用自支。

以上讲的两位，算来还不是所谓著名人物，但应当说，他们对名是看得很淡泊的，否则不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才拿出成果来研究。当然，也正因如此，使他们在从事的领域内能长占一席之地。西晋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有这样两句：“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展望前景，我想我们这一代学人，应能超脱名利，安于奉献，如陶渊明所说的那样：“欣有所托”，“怡然自乐”。

（刊登时间 2002 年 1 月 1 日）

学术史与未来

——“学术家园”新年寄语

(代序)

李学勤

刚刚翻开的新台历，赫然写着 2003 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新世纪的轨道上运行了好几年了。然而，那曲折漫长、充满急风骤雨的 20 世纪似乎并没有离去，还留下不少疑谜有待揭示，许多问题不曾解决，魂牵梦萦，真是有不堪负荷之重。作为学术界中人，我们今天做的工作，无不是在 20 世纪发源的，所以要想更好地前进，不能不仔细回顾过去，这就是在世纪交替的关口，大家更多地将目光集注于上一世纪学术史领域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说，研究 20 世纪的学术史，只是出于我们这些年事已长，生命的青春留在上个世纪的人们的怀旧心理，好像看看传统戏，翻翻老照片一样。这其实是冤哉枉也，20 世纪学术史这个题目，可以说再新也没有了，仅仅几年以前，世纪还没有结束，怎么谈得到完整地研究这一段学术史呢？这样说，不是玩弄诡辩。我们经历的这一次世纪之交，正值世事剧变，祖国也迅速迈进新的时期，概观和总结百年来学术的演变发展，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上一次世纪之交，由庚子以至辛亥，中国曾经历剧变，当时的先进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即进行学术史的研究。20 年代，梁启超在南开、清华讲学术史，他写了《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还在清华研究院指导学术史学生，沾溉后人，影响很大。他强调清代学术是应该的，因为那时的学术是接着清学发展而来，清代学者关切的很多问题仍是人们注意的热点。现在时代悬隔，情形就不大一样了，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乃是 20 世纪的学术。